

# 橘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 乐

## 短章(三首)

李江辉

1. 胆怯  
你丢过来的眼神  
总那么含蓄  
像青花瓷的光

我总是担心——  
接不住，落下来  
摔成古瓷的  
碎片

2. 距离  
一只鸟  
振翅一剪  
就可以落在你的阳台  
或者窗边

这样的楼宇距离  
我的呢喃  
总是被你关在失温的  
门窗之外

只有夜里，暖色的灯光  
在玻璃窗印出你的身影  
我才可以确认  
你离我的距离，真的很近

3. 品茶  
一撮老茶揉入灯光  
投进紫砂壶中  
然后，用拉伸的手式  
上下冲泡

那倾泻而下的声音  
赶走一房的寂寞  
开水对茶叶的深情拥抱  
洗净孤独，且溢出  
沁入心脾的芬芳  
与灵魂共舞

# 花灯里的靖港

张雪云

去靖港，为寻一份喧嚣之外的宁静。距离城区不远的古镇靖港，不乏古朴与宁静。但景区经营者需要的是热闹与人气。年关将近，古镇添了一场新的光景——花灯满城。这是一场新春花灯会，让这个假期多了一些期待。

年轻的师傅们正在码头边忙碌着，他们将枝枝叶叶的花灯零部件，安装成各式花灯。固定、走线、调试、点亮……一系列动作下来，早已忘记在瑟瑟寒风里的疲惫。待最后一组花灯安装完毕，待芦江两岸五颜六色的花灯点亮了夜色，这个湘江边上千年的古镇，似乎真与平日有些不一样了。

夜色渐起，花灯亮起来了，一盏一盏，各有姿态：骑马的李靖、鱼戏莲叶、哪吒闹海、游龙戏水、鱼跃星河……栩栩如生的造型，五色斑斓的光影，落在水面，碎成一片一片的星星。旧日的千盞明灯，多是寻常人家的灯火，温温淡淡；如今节前的花灯，眼花缭乱，把整条街都点亮了。几个小伙子抬着鱼龙灯，沿街热闹地游走，穿着戏服的小姑娘，边走边歌舞翩翩。红灯笼悬在檐角，彩光映着青瓦，光影落在麻石街上，又滑进江水里。一时间，真如古人所云：“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冬夜的风，带着湘江的凉意，吹在脸上，清冽酥酥。行走其间，不多语，只静静想，静静看，看灯火，看长桥，看流水，看麻石街上的人影，看古巷深处的微光。靖港的好，便都在这水韵和灯火里，在这闹与静之间。

脚下的石板街，被岁月磨得滑润，被水汽浸得微凉，一步一步，都像在踏进时光的深处。这里像极了小时候在家乡走过的石板路，仿佛处处可见旧时的影子，其实我看见的何尝不是岁月留下的斑驳印迹。好吧，不必纠结，也没有许多心事，又不起时间，只愿顺着人群沿着麻石街往前走。

依江而卧、傍水而生的靖港，水到这里，便慢了下来。湘江的流波似乎在这里绕出一湾温柔，把一座古镇轻轻揽在怀里。据说靖港的得名，因唐将李靖驻兵于此，安民一方，而改“洑港”得“靖港”二字。历史原也不必说得太多、太远，它似乎就融在水里，浸在街中，落在每一缕烟火里。旧日商贾云集，繁华随水而去。曾国藩水师曾在此鏖战，波澜也都付与江流。一些典故，一些人事，一些起落兴衰，都被水载着，也藏着。如今再看，不见刀光剑影，不见舟楫繁忙，只看见一江水、一条

街、一些人，平淡地过着日子。让靖港活起来、繁华起来的，一定是水。昔日帆樯如云，舟楫往来，米市、盐埠、码头，一桩一桩的热闹，无一不是水送来的。八街四巷七码头，哪一处离得开水？水涨便兴，水静则安。水一流动，古镇便有了呼吸；水一停驻，古镇便有了心事。

走过半边街，半边临街，半边临水，故而得半半边街。街这边是人家，是店铺，是烟火；街那边是江风，是水波，是过往。不筑高墙，不造华屋，就这么坦然，却烟火十足。街面上的人聊天、过日子，江里的水流着、晃着，人在岸上走，水在脚边流，千年如一日。水养着街，街依着水，水韵浸着烟火，烟火融在水色里。

水是古镇的灵魂，灯一定就是这夜色里的神明。灯影入水，水摇灯影，灯与水交织在一起，古与今也缠在一起了。如果说昔日的灯，照的是码头繁华、商贾往来；今日的灯，照的是岁晚人间、新年气象。花灯点亮街面，街面焕然一新，店铺一间挨着一间，糖油粑粑的甜香，炸鱼干的酥脆，皮影戏，八大碗，芝麻豆子茶，混着江风，夹着烟火气，轻轻飘来又飘远。

老人倚门看灯，孩童追着灯影跑，虽近年关，游人不多，语声也轻，一切都慢着，熨帖着，不急不躁，一切都刚刚好，像流水一样自然，像日子一样平缓。这样的时刻，可入世，可观景，可热闹，亦可安然。

夜深深，风更凉，我在麻石街上慢慢归去。灯影在水面晃，人影在灯下行，江水默默流走。我不说什么，也不想什么，只这样在场，这样看着，这样走着。

千年靖港，在水边伫立着，在灯火里醒着。而我，在这灯影斑斓之间，轻轻来过，岁月安澜，灯火可亲，便已足矣。

昨夜做了一个梦，其实也不全是梦，亦梦亦真，故乡的水，梦一般。

做这梦，因为喝了一种水泡的茶，深藏故园深处的水。前几天去朋友家，见其客厅墙角一字摆放十余瓶12L桶装水，问其储水之故，友人说从附近水厂灌来的，地下水，水质好。哦，是的，这些年，小城的人习惯从附近老井接水喝，场面壮观，早晚午间，大排队开着车，提着一大桶空塑料桶，并排队打水。后来，几个有名的老井取水点关闭了，或因卫生隐患，或为城市建设。有的单位食堂用地下水，人熟的便成了打水常客，或者像我友人一样，不远十多公里到打深井的水厂取水。

可我还守在守旧，要么在小区净水机上扫码购水，要么到超市花二十元一瓶买某知名品牌纯净水。这会儿，瞅着客厅里舍不得扔的空水桶，八个12L空瓶，崭新的，我见异思迁了，寻思着找个地方打井水喝，既省钱又不落伍。突然开窍，河对面老家集镇旁不是有个水厂吗？住集镇的家儿用的都是这水，都是家儿灌来的。仔细打听，说是百米深井取水，水质很好，仅次于长沙城最高峰黑麂峰的山泉水，我决心已定。迫不及待，下午我急忙去铜官那边游泳，虽然昨天才游过，只为顺道打水，一股脑把八个空瓶全拎上了。

水压给力，水龙头前“哗啦啦”之声清脆悦耳，瓶嘴不大，水

## 水自故乡来

王宏

流一个劲儿往桶里钻，争先恐后好不欢快，生怕慢了钻不进去。我思绪比水流更湍急，我的“胞衣地”，故乡的原点，就在西南方大约四公里的地方，抬头可见一幢幢现代厂房。视线拉近到一公里处，是我读书三年加教书十年的乡村中学。发生巨变的是地面之物，未变的地下水，何况百米深处。诗人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深埋地底的泉水，分明藏着岁月、藏着年轮。人间写给大地的信笺，最可靠最原味的收藏方式，就是这汨汨涌流的地下水。一瓶、两瓶、三瓶……水龙头高了些，我将瓶底搁在凳子上，手扶瓶身，时不时走神，水花沾湿了鞋帮。

八瓶水，簇拥在钢琴一侧的茶吧机旁。外面北风呼啸，屋内，灯光、火炉、电视相伴，望着满满的单位食堂用地下水，人熟的便成了打水常客，或者像我友人一样，不远十多公里到打深井的水厂取水。

眼前的水，故乡的水。小时候，屋前那口池塘，是八九户乡亲唯一水源。各家从池塘挑水喝，夏天干旱，冬天枯水，父亲的脚步追随着退缩的水面。池塘水含着细小泥沙，每家伙房都备一口铜官陶瓷厂做的大水缸，用两个半月形木盖盖着，挑回的水倒在水缸，沉淀之后才能用，水缸每隔几天就要清洗。后来挖井了，潜水泵随时取水。过了多年，家园变成工业园区，伴我长大的池塘不见了，各家水井也淹没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心绪难宁，做了一个梦。梦见池塘剩下“一碟子水”，鱼儿开始跃出水面抗议，一边是柴油机抽水灌溉干得喊救命的稻田，一边是从五六公里外的湘江用两级机台提灌，然后通过山渠给池塘补水。这会儿伙们开心围坐塘边钓鱼，我也不示弱，捏紧一个小饭团做饵料。忽然，浮标猛地一沉，我赶紧提竿，一条四五斤的大鱼跃出水面，恍惚间，竹竿折断，大鱼跑了，一切如梦似幻，哭丧着脸回家，发誓不再钓鱼。

一觉醒来，是回不去的童年，回不去的故乡。眼前，这八桶来自故乡地下百米的深井水，是我的精神原乡，循着它慢慢返乡。这片土地，乡渐渐变为城，没来得及变的，也不是昨天的乡，叫美丽宜居村庄。故乡人是幸运的，安全饮水工程全覆盖，村不是昨天那个村，故乡人喝的水，却还是家园深处的水。百米深井，井在，根在，源在，魂就在。

盼着早春茶绿，回故乡，乡亲们那里有土法做的新茶，烟熏火燎的味儿，烧一壶故乡井水，拿铜官陶瓷杯，泡着慢慢喝。

## 立春

张辉东

1. 岳麓山的毛发稀疏了很多  
湘江消瘦得直喊“冷”  
奔年的脚步匆匆  
心在惦念西伯利亚的消息

立春，一年首个节气来了  
这是祖先千万年前的叮嘱  
冷得发抖之时  
春天已悄然临近  
梅花不是孤独的  
松竹也不是孤军奋战  
春风浩荡万紫千红的剧目  
已在排练，不日将上演

2. 立春，就该立在心里  
即便耄耋之年  
也该警示自己  
春，不仅在季候  
更在心里

暮霭沉沉之时  
生机与活力冰冻三尺  
老花之眼半生悔恨  
向死而生啊！立春  
一定要立在心里

潇湘诗话

## 守望

李武

清晨六点，远远地就看到老陶拿着扫帚“唰唰”在扫地上的落叶。深秋的一阵风吹过，落叶簌簌下落，扬起又落下的扫帚根本扫不完地上的落叶。

偌大的校园，周边地上的清扫工作都是他一个人负责。佝偻着的身躯大多数时候都非常吃力，他看见地上的垃圾就会条件反射地去扫，没拿扫帚的时候就会弯下腰去捡了扔进垃圾桶。桂花开过两茬后，随着一阵雨便落得满地都是，细碎花瓣黏糊在地上，他用各种大小扫帚扫过，都无济于事，像被胶牢牢地粘在地上。他找来一把小铁铲，蹲下来用铲子一点一点铲成一堆后，再扫进簸箕。一整个上午，他就头也不抬地蹲在秋实广场周边的桂花树下做这件事，以至于错过了午饭的饭点。

初冬的阳光里，所有在教学楼的孩子都出来了，操场上顿时欢呼雀跃。老陶站在高三楼旁边的人行道上，他使劲想自己站直一点，但无论怎样他都一直只能驼着背站不直。他看着孩子们在楼下唱歌、做各种课间的娱乐表演，楼上楼道里挤满了在看节目的孩子，不时有一些孩子给表演的送来各种零食，以资鼓励这种敢于亮相和敢于表达的精神。老陶完全融入了这种氛围，很多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为这些孩子鼓掌。孩子们路过的时候也会主动分一些手里的零食给他，几粒糖或一块夹心巧克力，他连忙说谢谢。他看着孩子们的身影鱼贯进入各自的教室，随着上课铃响起，整个校园便又安静下来，教室里不时有老师讲课和老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声音传出窗外。

晚饭后第一节晚自习开始，两栋大教学楼灯火通明。老陶趁着这个间隙去清扫楼梯间和过道。其实垃圾不多，在这所学校，老师们看见地上的垃圾都会主动弯腰去捡了扔进垃圾桶，孩子们在这种行为的带领下，都潜移默化养成了很好的习惯，所有垃圾都会自觉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老陶觉得他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段出来打扫，是想感受这一种学校灯火通明的读书氛围。他偶尔抬头张望，孩子们都整齐划一、心无旁骛地在教室的灯光下巩固一天所学。灯光下，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这么多年，他目睹那么多孩子一脸憧憬入学，三年毕业后去了更大的城市求学，进入更大的视野范围和求学范围。毕业后很多孩子重返母校看到他，亲切地跟他打招呼。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孩子刚来学校不习惯时，下第一节晚自习在楼下电话机旁跟家长打电话的情景，几乎是一眨眼之间他就毕业了。这个孩子曾帮他一起拾过垃圾桶，他还在体艺楼捡到写过他班级和名字的校服送到过教室门口，这一切似乎就在眼前。老陶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望着他走过梦魂园消失在他视野里的身影，当抬起头再张望的时候，下课铃便响起，所有教学楼又沸腾起来。

老陶的住处没改造之前光线不是很好，后来随着梦魂园周边改造，把他窗外的树枝全部整顿了一番，屋里一下就亮堂起来，白天进屋再也不用开灯。闲着的时候他会拿起旁边小书架上的书翻翻。我看了一本书架上的书，有《红楼梦》，有中国历史类书籍，有现当代名家的散文集。得空的时候我也会特意到他的住处转转，跟他闲聊一下最近的天气，也跟他聊聊他最近看过的书。他总是说他看书是闲下来的爱好而已。我问他现当代文学作品，他都如数家珍可以一一道来。很多时候我对他的回答肃然起敬，作为身有残障的学校清洁工，能对自己所读的书籍理解这么深，能体会到文字之内和文本内里的意境和思想，这已经超乎我的想象。我们聊过之后他经常会说一句：“我都是乱读，随便翻翻而已，你别当真。”他操着一口浏阳南乡话，质朴而又真诚。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他是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拿起书看起来的。他说看到高三楼阅轩和旁边智慧屋里书架上一排排摆放整齐的书，就觉得格外亲切而踏实。他用粗糙的手摩挲着书的封面，我感受到了他对书的喜爱。他说午休的时候拿起一本书翻翻，晚上临睡前也拿起一本书翻翻，成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

随着第二节晚自习铃声响起，两栋教学楼的孩子都奔向各自的寝室，校园这时才真正安静下来。淅淅沥沥的一阵初冬的雨这时落下来，整个校园阒寂无声，孩子们正进入梦乡。屈指算来，这是他来学校的第六个年头了。

万家灯火

杨杉供图

吴志立 供图



# 关爱保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长沙市文明办 宣  
设计 星辰在线(长沙文明网)